

集部

懐麓堂集卷六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五

記

重修瓊州府二賢祠記

瓊州府舊有二賢祠祀知府王徐二公者也王公諱泰字伯貞以字行吉之泰和人洪武間以前戶部主事起知瓊為政

寛簡崖州黎殺人報讐府衛以反聞欲兵之公保其無他捕讐殺者數人遂定瓊田三穫軍賦不時受俟民乏急則斂而倍入之公始令每穫必輸皆告便流民来歸者萬三千餘人弘治十五年以内艱去民號泣攀送十餘里不絶徐公諱鑑字子明常之宜興人宣德間自戸部郎中奉勅知瓊廉正寛慈瓊多異産中使踵接公限有司弗予及行所部輒遣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産多啓釁以邀賄公鎮以無事皆安堵不為變民漸黎俗病不服藥惟殺牛祭鬼至鬻子女為禳禱

費公婉而導之民寖化皆感悦立生祠祀公比其卒巷
哭家祭柩還送者塡海濵目送其舟至不見乃去盖其
治祗四年視王公不及三之一而治状相若人以為難
瓊民思二公不置祔祭于蘇文忠公祠事有不平者則
往訴之若官府然成化初知府蔣淇建祠于府治西醫
學故基標為今名久乃就圮弘治初知府張英改建於
御史行臺之右則今祠也議以春秋舉祀事復其民二
人俾世守焉會左叅議任君縠上京師請為記夫祭有

二義親與神之謂也賦形受氣一體而分幽明之相通聚散之相感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則存乎親上下四旁昭布森列善則福不善則禍比之賞罰影隨而響答則存乎神斯二者有所感各有所應精神魂氣之間潛孚默契有不容已者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爲是故也若守令之祭於民者實兼二義而有之恩則父母靈則明神故桐鄉之於朱邑親之也羅池之於柳子厚神之也晝地而守分民而治去留生死之相代者其常也德

存而愛俱功立而名傳其去也有思其遠也有追膠固
纏結雖欲已之有不可得者是豈聲音笑貌儀文器數
可飾具而彊致哉顧今之守令不惟不獲乎下而反病
之故為之民者面背殊情死生異觀勉之恒常或忽之
倉卒者比比而是況累紀閱世少者壯壯者老而其子
孫苗裔若躬沐膏澤親炙風範愈久而不能忘者其難
易何如也乃或以遐方僻地諉於無所用治苟焉以為
政又從而徇之以幸其泯而弗彰然其實終有不可揜

者聞二公之風亦可以少省矣厥後王公之子文端公名直為翰林學士官至少傅徐公之孫今少傅公名溥與文端同官學行勲績後先相望蔚為名臣皆以一品官階贈及祖考朝有誥家有廟詩書簪組綿延而未艾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者豈獨于其民徵之哉東陽以學士典詞命遠繼文端比預機務從少傅公後獲考國史及覩其家乘為詳併書以為記實弘治八年九月也

天津衛城修造記

天津及左右三衛其地曰直沽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葢禹貢冀州之域在天文為箕尾之分勝國以前實海濱荒地潞衛二河南北相接以入於海胥此焉會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滄州始立兹衛築城浚池立為今名則象車駕所渡處也衛既武置無州縣承平之餘故習未改則肆為彊戾訟獄繁起越愬京師者殆無虛日往來舟檝夫役之費不統于一下上病之朝廷乃用議者特置山東按察副使一人專督兵備而凡城池兵馬

詞訟盜賊之事皆隷之于時西蜀劉君實膺是選承勅以行君至則以為城池最重宜亟為之處顧乏緡積勢不可猝辦累歲而計每事而處徐而圖之增城為高甓而扃之隅方而凖平又構樓于門曰鎮東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皆踰尋累丈平看俯瞰迥出塵垢而北樓尤絶特相倍往来命使及大夫士之有事于是者登眺之際神竦心暢瞻宮闕之尊崇覽畿甸之髙腴周諏隱幽則踞閎不生詢察吏治則糺紛不作於斯城也可以觀

政矣夫城之為制實取諸設險守國之義其來尚矣是必預制于平居無事之日乃可以保治于無窮顧凡有民社兵馬之寄者不加之意日頹月塞無復有經久制遠之具固識者所深慮也矧畿輔之近喉襟之要擁重兵置羣士而無以控制統馭之其可哉且鈞是地也鈞是政也匪得人以理之則治效不著然則天津之治亦固可誣也哉予又聞劉君積材穀籍丁户第差役其所為役如治廟學備祭器闢射圃立教場及諸祠宇工局

類皆就緒而城池尤重是其始末不可以不紀也天下之事成于前必繼于後乃可以久存而不壞今㕑之久而修之難如此則繼是以往惡可以不之慎哉予嘗以使命夜道天津見土石頽圮兵士傅遞者越堞而行若履平地心甚訝之感玆役之獲成也故因諸衞戍官之請為之記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

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徑趨
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既命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内官監大監臣李
興平江伯臣陳鋭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僉議胥
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
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
隆口黄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
為兩堤緜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漕河憂乃

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杙中實軏石上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洔稉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吏命鎮名為安平還大夏為左副都御史又命工部伐石勅内閣臣為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茲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説不見於

經中古以降堤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敺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則思豫制以為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況玆壩者勢若為障而實疏之顧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兩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修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

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憫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之當洪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掃築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閧皆若棄而弗終改而他圖盖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軌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鑒往轍之覆

而思成功之難修廢補罅以期不墜庸詎非有司者之責乎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為而不為彼官成之怠交承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為盡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堤竇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復

重建首陽書院記

山西之蒲州舊有首陽書院蓋宋元祐間郡人王昉所

建因山而名有張尚文者實為山長歷元制廢入國朝
至宣德間知州事者改為倉場名跡益泯弘治初元山
陽許俟鵬來知是州既修廟學飭師生示郡治所尚乃
建里社學以教蒙士詢諸士夫得所謂書院者圖與復
之徧閱祠廟撤其非所當祀即其居而重建焉中為堂
曰崇德以施講授後為堂曰養正以藏古今圖籍旁為
左右廡以為肄習之所又後為祠堂三區中以祀夷齊
二賢左祀名宦右祀鄉賢而總名則因其舊越二年告

成於是簡州之少後得二百人禮聘國子生王紳為之師越四五年漸有成業士之進于州學者視昔有加而侯亦將滿九載矣國子生某某輩謂兹舉不可以無紀北至京師介而請予意懇甚予弗能拒也夫書院之制肇于宋初州縣學之未建也天下之士往往出於其間及學制大行而所謂書院亦未嘗罷前規後隨其效若有盛於州縣者今文教熙洽學校徧天下固無俟乎此顧人才日盛而籍額有定員則養蒙蓄鋭以待天下之

用者雖多不厭校諸前代所置小大若殊而作人之意則一而已且凡師所以教士所以學皆以為忠與孝也然必有準則之地而後可以為教必有趨向之塗而後可以為學聖人者百世之師也孟子稱伯夷之風可以廉貪立懦韓子謂微伯夷者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故雖其爵遊餓死之鄉流風餘韻在人耳目有不容泯天下之有君親者固於是有警焉而況薰染漸漬出乎其地者哉兹使童生稺子誦簡冊習姓名少而學壯而

行之者迹不必同而風節可以無愧則教與學皆不為虛文也若賢父兄之儀範名守令之恵澤老成雖去而典型尚存者亦獨非登髙行逺之一助也哉然則院之有祠其義有所在而禮亦不為無所起也學于是者其亦知所以自勵矣

衡山縣重建文定書院記

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来頽圮殆盡而遺址尚存弘治丁巳監察御史鄭君惟桓按視

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會財于官役力于民合計定制中為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謂五峰先生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掘地得舊祭器若干茸而完之歲春秋修祀事又將聚其鄉之學者居之鄧君請予記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時舉進士為大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高宗時拜中書舍人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盖公初患居當兵衝徙于荆再徙於衡優游十五年以卒五峰以廕補官家居不調晚

辭名命創樓著書者二十餘年視公尤久此書院之所由建也公之學以尊王賤伯爲本安夏攘夷爲用當金彊宋屈之時朝野靡然附和議者爲識時論雪恥者爲生事而公引經議政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不用其所爲傳卓然成一家言至我國朝遂列諸學宮用諸場屋爲不刋之典使公用於一時亦孰若傳於後之爲遠哉若五峰雖未見於用而出處明決未嘗枉已以干禄深得乎家學之正矣古者鄉先生

沒必祭於社而聖賢道在萬世則天下祀之葢視其功德小大以為久近有不可得而誣者公今從祀孔子廟庭天子之所親視儒臣之所分祼天下學者之所尊祀也況其所居之地非游宦流寓之可比不特舉而祀之其可哉且及門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之有顔孟皆在配享從食之列況公作述之善有若五峯者出而成之徵諸南軒之授受考亭之論議又若是著也而可以無配乎哉書院之作乃古庠序之遺制宋之初學校未立

故盛行於時今雖建學置師徧於天下無俟乎其他而前賢往蹟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為學豈獨粢盛俎簋儀文度數之間哉衡之學者讀公之書學公之學固將覩羹牆於廟貌思景行於高山雖欲自畫於道而亦有不容已者矣湖南之地舂陵則有濂溪嶽麓則有南軒茲院相距不數百里遺風流澤相望而不絕東陽世家長沙蓋嘗登嶽麓弔其所謂書院者聞文定之風而有感焉因

為記之以成賢有司之志云

重建嶽麓書院記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者得斷碑遺址於榛莽間慨晦翁南軒兩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為中門為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為講堂又上為崇道祠以祀兩先生復名之曰嶽麓書院構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成陳志比王君来

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舍菜禮諸所未及如開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某佐其事盖兹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並稱為四大書院及南渡燬于兵安撫劉公珙復建孝宗時兩先生實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為安撫更建於兹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間今殿故在遺址廢田為僧卒埶家所據歷三百餘

年而茲院始復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屬記於予亦陳昔所嘗請者也惟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常愒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士或起於鄉塾則於此為培養之地或籍於郡學則藉游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隨厥窮達皆可為成已

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為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為辭晦翁之學固有大於彼然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一而不百倍其功惡可哉由南軒以介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謂古之人者庶幾為兹院重以為山川之光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於吾大夫士望之矣

梧州府重建廟學記

廣西梧州府倚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成化初僉都御史韓公開置帥閫特新府制遷舊學於府東門外建大成殿于中以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濕為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修之未暇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於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弛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公乃簡於羣屬暨几百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令於是鳩工度地會具財物卜日興事肇

土為堤周百二十丈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又建石為靈星門三造甓為垣為丈百堂有分齋殿有翼廡祭有庖庫居有房室皆因其故而新之學舊無樂則募工于南昌倣國學為之又募工於潮範銅為祭器各若干而學之制始備教授某某輩遣价具書京師請紀成績以示来世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綏服則分文教武衛而為之制盖所謂綏服者當夷夏之交文以治内武以治外雖其勢不可以偏廢而輕重之序有

不容紊者周以六師統於司馬而受成獻馘皆與學行之則文之該乎武可見為政者宜亦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會書簿為急置教化於不足為其或有疆埸之寄斥堠之警震撼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外非獨不容於不略殆亦有廢而不舉者矣梧之為郡當二廣之衝營陳所集戈馬所聚宜無急乎鉛槧卷冊之閒然帷幄之籌兵食之計以至於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胄之英士著之彥者皆其所有

事也況其大者或與于科目之選出而為臺諫侍從公
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立功參天地賛化育者繇此焉
出然則其敎學之方懲勸之法振起磨礪之風不於此
始焉亦奚以施哉夫秉彝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遠邇
疎戚而間惟狃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
俗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夷
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緩文而急武詳內而略
外則天下之不歸于極不用于世也亦豈特為士者之

責哉鄧公名廷瓚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今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為已任折衝禦侮之務於此盖有餘力焉固其為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也嗣是以往安知嶺海之徼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為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歲月以俟

岍山書院崇經閣記

崇經閣者岍山書院藏書之閣也院在陜之隴州隴人靜樂閻先生為教官素喜積書及致事居城西五里許

建靜樂堂藏其書以教學者先生旣謝世其子光甫爲
吏部考功郎中時欲成父志置所未備書復萬餘卷季
子參甫爲監察御史亦積書以益之於是經書子史皆
備光甫以河南叅政致事歸乃即堂之故址爲書院中
爲敦本堂東西爲養正復初二齋堂之後斯閣建焉中
設孔子及四配像旁兩壁各置架以庋書而總名曰崇
經者亦張伯玉尊經意也閣之下設七賢像左右爲肄
誦之房後爲燕室設鄉賢主於中翼以庖庾周爲髙垣

垣之外為田百餘畝歲收其入以共祀事凡州都之俊秀未籍於庠校者皆聚學其間延師而教之學者日衆參政君乃以書屬其子御史价請記於予予惟聖人之道達於天下固人之所能知能行而乃有不及知與不能行者聖人則著其道於經以明示天下葢有不得已焉天下之人不能皆窮經以明道君人者建學以居之置師以教之若學校所未育儒師所未及教窮鄉僻壤之間遺經舊史亦有不得而闚者賢士大夫又從而賛

相之雖非法制之所必為而亦莫之或禁如兹院兹閣者是已且學之設固存乎師然猶有守令以領其事有憲臣以督其令乃能成才而致用則夫鄉黨之學非有所謂賢士大夫者足以繫衆望而收全功亦奚以建為哉先生往而後皆以易書春秋顯羣子姓學易者尤衆蓋其家學得於經者如此隴之士視此而興焉其大者以文學行業效用于天下而其小者亦不失為親上死長之民庶無負於兹閣之建也是為之記

重建正學書院記

正學書院爲道學而作也院在陜之西安盖宋横渠張子倡道之地門人吕大鈞輩皆得其傳元魯齋許公来主學事亦多造就後省臣建議爲書院合祀横渠魯齋及其鄉賢楊元甫而聚徒講學其間朝廷賜以經籍給之學田張忠文公養浩實記其事入國朝百餘年遺址爲兵民所據而坊名尚存弘治丙辰楊君一清始倡之時廵撫都御史張公敷華廵按御史李君瀚以爲業久

不可奪乃屬叅政汪君奎副使馬君龍督府衛別度吉壤得諸城之正中爲秦府隙地秦簡王聞而捐之知府嚴君永濬議重建焉丁巳汪君進總爲布政仰君昇爲按察使請於廵撫許公進廵按張君鼒往達觀之貿地爲南門後熊公翀爲廵撫馬君碁爲廵按益嚴督勸再易地以益之而其域始廣畫爲三區其中爲祠左爲提學分司而書院實居其右祠有堂有庖有庫司有前後堂有左右廡書院之制皆與司稱又左右環爲肄業之

室堂之後為會饌之所共為門一重以通出入堅而垣之四周而其制始備是雖僉議積力而張君之克斷嚴君之幹固厥功為多其祠之所祀楊君則以為明道程子嘗為鄠縣簿横渠之學實得之二程於是主程及張以及於許吕楊以下各以類配是雖復魯齋之舊而實崇祀先賢表章正道以風厲學者非獨為許設也故易其名曰正學書院楊君既被徵為大常少卿以其事告諸東陽請為記夫所謂正學者聖賢之學也其理仁義

禮智信其倫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其用則視聽言
動思其文則易書詩春秋其治則禮樂刑政百凡之務
蘊之於心發之於言見之於事而施之乎民者皆是也
孔子沒楊墨氏各自為學孟子始正人心息邪說其教
盛行遭秦之禍幾乎熄矣漢之學以陰陽唐之學以詞
賦其間若董韓二子號為知道而未純至宋周程張朱
四子者後先繼出而正學始大明於天下故凡志乎聖
人者必以四子為的元入主中國魯齋以聖賢之道自

任而淑諸人其所謂學亦是學也嗚呼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苟得其正則所入皆足以進道所就皆足以成功不得其正者弗與也且學古人者誦其詩讀其書即所居處隨所寄寓皆足以為瞻依據守之地故國監郡縣學通祀孔子以諸賢配之而大儒名官則各祀於其上以其道存焉耳楊君受命分省任興教作人之寄其督學州郡有成效矣茲又聚徒置院為養蒙儲俊之計為之標的繩準以示之使趨向有

塗躋攀有等以求至於聖賢之域其教之不厭乎詳如此為之學者尚一志百力朋從而澤麗居必於此而他業不遷學必於此而旁岐不惑則為黌校之良才科場之傑士廟廊藩郡之名臣循吏可計日以俟而古之所謂正學者將暴白於天下無疑矣苟視為美觀文具而莫知所以學則州縣之餘亦安用此為哉東陽既嘉楊君之功慶茲學之行於茲地也故為之記

重建解州鹽池神祠記

曩歲山西按察副使陳君抵予書曰弘治甲寅軍儲闕
賦有司弗能給廵撫都御史張公念惟解池鹽利可取
奏之朝許給三十萬引金時分廵河東實受檄焉時歲
饑民病先發粟賑之始俾就役會大雨水溢公繼至憂
甚劇乃共禱于神翼日近池州縣皆雨而池獨無越十
日鹽乃大給課不勞而數足足之日雨復大至公歸惠
於神因慨其祠宇傾圮復以屬金乃籍其民之居貨取
重利者各出貲為木石費命以官夫佐之始於冬之十

月至明年乙夘之四月而成亦若有神相之者請記其事予惟古之祭法於地之能出財用者則祀之如山林川澤之類是也今天下之地利鹽為大煑海之力薪之伐牢盆之制亦勞甚矣而歲課每不給惟觧池所出朝取夕獲尤為自然之利此周官所謂監鹽韓獻子所謂國之寶者顧其為產必視暘雨燥濕以為豐約雖大鈞之運歸於無朕而土地所在亦必有神焉主之神液陰澌孕靈富媪柳宗元亦嘗言之矣然所謂神者不必

有形與聲而昭示響答或不可泯則亦存乎人焉耳矣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誠於為國為民者神必有以應之蓋神者民之所賴國之所祀而責望之者也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其茲祠之類也乎且予所謂存乎人者亦非特以事神故也蓋必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如昔之監司者則公私無利不求神而自足若所謂豪家之占奪近地之障恡則神雖有知亦安得而與其力哉此寶應靈慶之封亦議禮者之所異也予獨嘉張陳之

誠於國與民且徵神之靈也故為記

重建成都府學記

成都府學之重建也實肇於弘治壬子倡其議者布政使鄭君齡提學王君敕柄其事者巡撫梁公璟廵按陳君瑶分董其役者某某而成於今都御史鍾公蕃給其費者為官帑之羸赴其役者為農隙之夫木以章計者九千九以片計者五十餘萬青𦡾黝堊以斤計者二千石以塊計者二萬餘軌十有一萬油麻膠漆以石計者

百二千銅鐵椶竹布草之類不可殫紀為殿之基其崇
丈殿為間七崇六丈有竒深廣稱之增左右廡為五十
八殿左右為齋室各一戟門門五間崇三丈靈星門三
為泮池橋畧與門稱又前建大成坊東西為麟洲鳳藪
二坊遷題名記二亭於大門之内以至明倫之堂分教
之齋會饌之所名賢之祠倉庾之室皆新之又前為泮
池坊市民地二百餘丈增肄業之房為重樓八十間又
製為禮樂服器共三百餘事葢自畿輔近郡之學鮮有

若是比者而遐方僻地弗論也夫自漢文翁守成都至
國朝千餘年而其故址為蜀王府遷今學於西南一里
許又百有餘年而復建焉其間凡閱歷若干代造就若
干人雖道德勲業與時高下而作育之效磋切之益皆
不可誣然則古人建學立教之意其有功於天地萬物
亦厚矣夫所謂教固在於明倫復性樹功立業大者律
之以身小者諭之以言條格品式已為末節有不繫乎
居室之間者顧麗澤以為占居肆以為喻古亦有之不

此之先而徒務乎其大則雖正其模範善其規䕶亦豈可立談而道語之哉且令之為政者必有堂宇以為發號出令之地觀政者尚比之田野之闢道塗之治而況學之為道有專志而倍力者哉諸御史之激揚方伯之旬宣郡守之撫字宜不止乎簿書期會之粗於玆學乎見之矣使司教者及時以明道因地以育才不啻為美觀故事而止則所謂復性樹功者安知不大驗於來學之士哉予故因教授彭偉輩請備述修建之歲月名物

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懷麓堂集卷六十五

懐麓堂集卷六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六

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殿試之制取會試之選於鄉者策於廷而親第其等謂之進士既板刻為登科錄以傳又刻其名氏於石寘之國學

以示後世是制也在宋之時始不賜黜遡而唐已有之又遡而晉魏若李秀之科亦或親試又遡而漢則有賢良方正之舉武帝始賜策試之其所詢者大抵皆治天下之道其文至今傳焉然不獨是也上自唐虞黎獻之舉敷言之奏雖無事乎文而非治道則莫之言也顧時殊事異不得不求之文字之間而其為法詳且勞若是亦其勢然爾我朝洪武初置科舉法既而中輟十七年始復為定制凡殿試讀卷則用翰林及諸文臣之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諸務皆各有分職及傳臚

放榜賜宴冠服寶鈔皆各有定期列聖相承莫之或易
今天子嗣統之三年庚戌始展讀卷之期為制加密乃
九年丙辰之試賜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臣
東陽濫與讀卷又奉勑為記于題名之石臣聞明主勞
於求才而逸於任賢故凡天下事各有所任而不侵其
職若科舉之事鄉試則付之藩臬以為未信也會試則
以名籍付禮部考試付翰林暨於親試則有殿最而無
黜陟蓋以為是可信矣而必親之不以為勞者固求賢

事也夫所謂賢者言足以益乎治則行之行足以稱其
其言則用之今日所求固他日所為任天下事者也於
是禮樂刑罰兵戎錢穀百凡之務皆有所付而享其成
然則今日之事誠惡可苟哉賢者之出將以為天下用
天下事皆能言之若無不可為者及其既用則各以所
得為者為之人各盡其所為則天下之大可不勞而治然
循名而責之其實不能以皆副也夫使行違其言職不
稱任或又舉而廢之則名之著於籍者不過為爵祿之

梯階有司之文具亦非所謂循而責焉者也君之所爲勞者顧若是哉聖天子文德誕敷治化日盛而求賢如不及忠良碩大足以任天下事成天下治者宜於是出焉茲石之傳他日必有指其名而稱之者矣若恩榮次第則求賢之禮固當然者臣不佞謹推本其大者言之

重建諸葛武侯祠堂記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爲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茍所存不正則其所爲雖偶合幸中

而疵纇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歴今古而猶存也昔侯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獻帝之身方墮於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為之勢而帝冑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茍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

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累蹶累進至於斃而後已焉是其心終始存没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生平忠義激發而讋伏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為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於涑水之論而竟黙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彧不足道也以張留侯之賢報韓復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

謂侯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武侯為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岡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葢秦南陽郡即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某某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一日為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頹圮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叅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諸屬吏鳩工市材復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

亦如之其後為亭覆以茅扁以草廬廬之後又為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為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又歸其故田四頃以供祀事先是顧君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𠁊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為之役云

山西布政司修造記

唐虞建官外有十二牧其命官之辭以民食為重而用人制寇之道具焉盖兼兵民之寄而畀之也三代相繼雖離合稍殊而責任無改自罷侯置守以來漢唐之州牧刺史建置不常大抵皆以民事兼戎務元立行中書省以總內治其重有加焉國朝於兩畿外置十三布政司分領府州縣以治民事又置都指揮使領衛所以治兵又置按察司以糾察官吏刑兵民之不法者其勢若專而不戚然分方之守會官之議雖兵與刑未始有不獲

預者蓋布政之重如此世之昧者或但知為財賦之官而不知為民社之主豈設官之意固然哉顧必有方域以為統會有廨舍以為居止有堂宇以為發政出令之地於此闕一焉雖有官為政亦將安所施哉山西布政司建置既久堂廨傾圮垣墉頽圯官前後幸代則屣脫以去莫有為置慮者左布政使陳公廉夫始築周垣三百餘丈高丈餘重構官舍百餘間謂之西公廨復構五十餘間謂之東公廨又為左衙堂室三十餘間又重

建後堂為間五堂東隙地為齋浴之室又修理間所為間十餘前為門二重為廂餘二十之數以及門之外承宣通會二綽楔皆撤而新之自弘治甲寅之春已巳未之秋六年而後成凡為木石瓦甓之費若干萬皆得之區畫不煩於官民之藏凡為陶冶斲築縣絲之工若干萬皆責之於隸役不取諸閭畝之夫行伍之士及其成而觀之則規制宏偉顏采煥耀稱藩會之名號宜吏民之瞻仰信西北一巨麗也惟古之官署制作因草皆託之

文章以紀成事於是乎有廳壁之記有題名之記有修造
之記載諸簡牒往往而然山西為國右藩内拱京輔外捍
戎狄所繫甚重其修建之舉歲月姓氏名物之實不紀而
傳之則後来者安所據以為承繼修葺之地哉雖然利不
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使無陳公廉直幹固之能
節用愛民之惠謀深慮遠之計而任勞舉重苟焉而為之
祇見其煩未見其益也世世之君子尚思所以監之哉相公之役
者若干人觀者按而考之足矣公名清青之益都人也

孫家渡神祠記

弘治壬子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受治河之命實薦河南按察僉事張君鼎之才分廠任焉公躬相原隰下上數百里以張秋鎮之上流爲黄陵岡黄陵岡之上流爲孫家渡此而不治水勢且不殺功何由成乃督兵民夫七千疏之未幾張秋大決奪汶以入海運河遂壊上命大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鋭往與共事於是劉公分治所謂孫家渡者既又以荆隆等六口皆黄陵上流復以萬

夫塞之功既並舉張秋適還塞而運道始復其舊朝廷易鎮名曰安平建二神廟以為之鎮在黄陵者賜名昭應令有司春秋修祀事三公者既以成功皆錄功進祿秩有差而張君遷副使專理運事踰年孫家渡漸壅弗洩奔流横潰張君慮其復為黄陵害以及安平曰是吾責也其不可復玩丙辰春請於廵撫都御史陳公道以五千人疏之畚鍤雲集卷埽山委楲杙鱗次盖取治决之餘策遺力而用之六旬而畢自是水勢復通由朱仙鎮

以復項城故道張君復建廟于渡之隄上祀其水神會某上京師以陳公意告予請為記夫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氣之自二為五生克制化相尋於無窮水之為物冣微而極盛得其性則利及萬類失其性則害亦随之所以翕張變化者神為之也至於巨川大澤淵源之所滙靈秀之所聚則其神最靈其有能利害福禍人者焯乎不可誣也然見於此復見於彼随所寓而無不在如In子所謂掘地得泉者固於水有取焉顧其經畫區處

之方疏滌障塞之力財成輔相之事則神必有待乎人而祝願之誠報饗之禮人亦不能巳於神也河之神既列于四瀆分壇而饗專壇而報為天子所有事又有因事特置如所謂昭應之祠者兹渡之祠又派别而支分之亦獨非禮之以義起者哉若其象設之容名號之稱吾則不得而詳也且天下之事功必前後相繼乃能長存而不壞二都憲之志宜乎其同矣使繼張君者玩時怠力不亟修之而徒恃乎神豈務民之義之智哉予喜

張君之義爲務民之舉也是用記其事始以告於後之人且系以詩曰河水最大粤有要害或潰於衷或阻於臨潰則漲之阻則淤之雖人之勞神則將之有罔在原有渡其上載疏載堙復決其障厥性既安岐爲兩流曷鎮其衝中有崇丘厥功告成乃秩神祀爲此祠者維有司事宫墻麗空象設在中秋蒴春繭暮鼓晨鐘神之至喜㲹浪掀風神之歸與水與天通顧河之平神亦寧止中臺有丞外臺有貳功昭無窮祀亦終始其或怠事有

如此水

重修宿松縣廟學記

學舊在縣治東南百武許僻隘圮剝為流潦所壞弘治乙卯冬朱公巡撫南畿頋而歎曰是不可以不治乃檄縣重建發公帑銀五百餘兩工未半朱子告歸彭君禮繼之曰是不可以不卒則督府以下亟修厥事念其用猶弗給募富民以私財助之纔而至者道相屬總之得若干緡會連至月校而事程之而知府張君冕又躬定

條約以授於溥徙廟就髙中為大成殿重檐廣霤廡陛縣絶旁為左右廡廡盡則環屬于謁聖二門而中為戟門前峙又左右峙為祇肅二門及集禧之室又環而屬之櫺星門而止皆棟宇森聳象設魏煥於是廟制有加于舊廟之西為明倫堂髙遜殿數尺而敞不減旁為進德修業二齋少殺其三之二而坐立進退之間綽然而有餘東為奎星樓以度經籍其髙略與殿等下為師生廩餼之地又旁為號舍若干以居講習而學之制亦有

加焉教諭某訓導某某相與議曰是而不記不可也乃寓書屬介以請于予予惟君子之學必以時而其成則有其序自秉彝之性梏於形氣之私舊染汙俗不容以不亟去此易所謂欲及時者也所謂不遠復者也及其崇德廣業則非一蹴所能至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實踐而使之不移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蓋久而後成焉孔孟所謂譬如為山不成童不達者也學而至于成則由體達用推已而及之人惟所之而無不當矣

故為學而失其時則病於惕進而不以其序則病於躐二者有一焉其學之成者吾弗信也盍觀於玆役乎敝于數十年而修之一旦可謂得其時更于數人積數千萬工而後畢其序固若是也覯于是而為學之道得矣苟居于斯萃于斯若傳舍塗路或惕或躐而不知致力之地則欲成其身且弗能何以推而達之用哉夫學之設有司所以教乎人者也修之若是其亟成之若是其難而士之學不成或成而弗濟於用亦何所益而為之

也宿松之士其亦知所勉哉其亦副諸大夫作人興教之意哉因書以為勸

重修季子廟記

常州府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刑部尚書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其敝陋謂居守道徒曰吾他日必修之公舉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兩京不暇葺治每詢諸子弟及鄉之人聞其益敝恒慨然於懷越四十餘年為弘治戊午始以屬諸巡按御史曰此有司祀典所載第公賦方殷

未易旁及乃會諸官得羸財若干簡材治籍庀物督工撤其舊構而重新之堂廡庭祀以次繼作屹然為隆焕然為華象設昭布禮豋具列回視昔之頽垣敗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縣西七十里暨陽鄉有季子廟後其地屬於江陰孔子所書石刻在焉唐玄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彦遞傳刻之國朝洪武間始毀其後修之又摹舊刻置於庭側自季子沒二千餘年廟幾興廢幾

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季子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其所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於人遠甚故以孔子之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宜不得以議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其讓國之過為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既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

德之美也苟知讓之為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人相視之患於羣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恥茲廟之祀固廉貪立懦之端其於世教不為無助也東曩好德人心所同況私淑景仰出乎其地者哉白公壯而用世老能完名慕古力學葢其素志而於好德審尚之義亦有合焉茲廟之修若有待於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楚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義因紀成事告諸來者俾時修之且為楚歌以祀神其辭曰朝弭節兮江東暮搴芳兮

水中遲公子兮不来鬱余懷兮忡忡蘭堂兮桂宫襜裀兮數重兮子兮歸来樂予心兮融融吳之國兮姬之宗紛伯仲兮讓侯封彼美兮公子纘太伯兮遺風時震撼兮春撞鬬雄雌兮競衡從矻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眇千乘兮一毫亦何心兮咢鍾生好古兮若渴匪斯人兮曷從神之居兮俗龎神之錫兮年豐願千秋兮百世永報祀兮無終窮

重建茶陵州學記

茶陵在宋元為州州有學燬於兵燹洪武間始降州為縣建學於縣西郭外成化間復升縣為州知州俞君藎遷學於州治西偏弘治間李君永珍復遷郭外學屢遷而科目士愈踈闊弗繼丙辰之歲董君豫来知州事考諸圖籍知宋元舊學在城西南二里其地曰獅子口與茶陵衛指揮王侯廷爵往相遺蹟半沒於民家於是白其事於長沙知府王君瑀又白之湖廣布政參議夏公昂按察僉事湯公全又白之廵撫都御史沈公暉廵按

御史曾君昂既報許且檄府通判李君某暨董其事則以隙地易諸舊主又募州衛諸義民多效財力籍諸佃作得千數百人乃役之除其舊基果得斷階敗礎於下蓋其岡脈自雲陽山而來洶湧奔放結為是區左右山水交拱環抱不見其際信吾州勝地也顧舊學堂殿皆狹隘移其故材拓而新之規制閎敞輪奐輝麗亦加於昔經始於丁巳十二月迨戊午七月告成自入國朝百有餘年而州始復其名又二十餘年而學始復其地殆

亦非偶然者矣予聞而嘆曰人稟天地之性以生其善同也或為氣質所限又移於習俗之偏則不能以不異惟學者能變其氣質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茍明而強則其性無弗復者矣及得位以行政教則能變其習俗齊可以至魯魯可以至道茍至於道則人之性無弗復者矣若不克變而徒致力於事物土地之間以求之奚益哉吾州文獻地其在前朝登巍科躋膴仕樹功立業者相望也既久而不振豈非學與教之責哉今復而州名

復而學地亦振起作厲之機而明彛倫正風化之義固於是乎在士之學於是者必澡志潔慮擇善而力行使德崇業廣足以濟一世利萬物則非獨為一時一鄉之士而稱為天下之英才千古之豪傑可也使徒挾名邦矜勝地而不知所以學非徒無益又適以損之固非賢有司教士之心亦豈吾士之所以自處者哉予因學正江海章及諸鄉士之請特紀成績以告後人且以期復古之效不止乎宋元之盛而已

重建深州廟學記

弘治戊午夏四月深州知州郭君騫重建廟學始修大成殿六楹增築靈臺十有二丈次建左右廡各增為十楹廟之東為省牲所為神庫各四楹前為靈星門亦如之内門則增其楹二又次為明倫堂為後堂又次為左右三齋楹各四旁為肄業之房楹四十餘為東西倉共十二楹又於學之西為亭於射圃如堂之數自臺廡以下皆出新構不因於舊越明年已未秋八月既望告成

相與議曰學廢之久而成之若是難苟無以識之安保其不復廢於是以記請予予為之言曰道人之所同也惟聖人能盡且以為教故君子舉而歸之學聖人者賴所為教以復其性而報本反始之義生焉故建學者必有廟廟與學兼置而後得其所為學者聖人之道萬世不廢則所謂廟與學亦將至於無窮焉然後之學者或不知所為學其所致力不過口耳皮膚之間甚者徒為之美觀文具而無所事學故并其所當祀者失之若所

為祀亦止乎象設禮器聲容文物之末而不能祀者又弗論也今廟學遍天下而圮壞過半為有司者勤勤汲汲蚤作而夜思非錢穀之出入則獄訟之曲直錢穀獄訟亦豈非道之所有事者乎而其本不專在是也於是知職教化者不可不於此焉盡也深州畿輔地去京師不數百里衣冠禮樂得於教者宜先士之漸染聖道非遐陬僻地比賢有司又從而輔翼之指其向方而示其本始茲學之修固立教興化之端也苟徒囿於壤地宮

室之中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或不知之艱而行之艱亦惡貴乎修建爲哉羣進曰先生之言非獨可以紀歲月亦足以資斆學矣因復諸儒師俾刻之石以爲記

金華府鄉賢祠記

金華府鄉賢祠浙江布政參議吳君紀所建也府舊多賢宋宗忠簡梅節愍潘然成三公祀於學宮東萊吕成公祀於麗澤書院元以何王祀於四賢書院皆燬於火國朝成化初按察僉事辛君訪請立正學祠以祀東萊

四賢而諸賢皆未及祀吳君稽古問俗慨其遺闕乃取舊所傳敬鄉録賢達傳及諸史籍擇其德業文藝之卓然者分為五類合五十二人相地得廢寺於城南隅構祠堂一區名之曰鄉賢祠經始於弘治丙辰之冬而成於丁巳之秋歲春秋帥寮屬生徒修祀事又志諸名賢姓爵謚事行述作之暨各著義例以見其所為祭者其用心亦勤矣古者功宗之秩蓋取人臣之施法定國禦災捍患者祀於國而鄉先生則祭於社夫所謂鄉先生

者不必皆仕於時用於天下而其言與行足以範世厲俗雖謂之法施於民可也韓子謂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故徧祀於天下然則德之及於鄉者比功於社各於其鄉祔而祭之豈禮之所得已者乎社之祭固有民者所同鄉賢之祀亦視其地之有無而已無德而祀者謂之淫有德而不祀者謂之闕淫與闕皆不可以為禮是一鄉之祀固不容已而亦奚容以苟乎哉今所謂大儒者惟以明道為尚而無取乎詞章訓詁之能所謂名臣

必功德及人而不徒取乎爵位之顯所謂忠孝寧以敢諫比死節而事之不繫安危者不與至若録孝子而抑過中録名儒而黜失行其選不可謂不嚴東萊巳從祀孔庭固不俟論若諸賢者雖一鄉之評而亦天下之公論也彼生於斯學於斯聞其姓名覩其廟貎知其非苟祀者仰慕效法之心其能巳於俎簋尸祝之間哉故予謂是祠得祭義而志得史法一舉而二善備矣志有前後序而予以參議君之請為記序由志以及祠記則由

祠以及志故各舉其重云

三錫堂記

廬州府治有堂曰三錫知府馬汝礪燕居之所也初汝礪以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弘治癸丑左遷于廬為通判越三年丙辰遷同知又三年己未始擢知府閒憶宋陳堯佐三守廬州名其堂曰三至今不離郡治而三沐錫命因倣其意略為異同而滋堂名焉且是歲孟春汝礪之父良佐公以戊戌進士累官南京翰林

侍讀學士方被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其母加封為宜人祖父母皆加贈如其父母其弟龠以季春復舉進士而汝礪之擢則在仲春之月雖以是稱三錫無不合者葢汝礪世學易故取諸王三錫命之義云爾夫人臣之錫於君者曰科第曰爵秩曰封贈顧非文學之中選才行之應格階資之合典式則不得與三者有一焉猶足以為難若萃於一門集於一時者實奇事嘉會非可以理執而勢料也汝礪之在廬旌於當事者累數皆以為勸

愼豈弟有良吏風故資累望積愈升而愈進若其父子
相授受昆弟相師友舊恩疊至而新寵益加淵源之深
長模範之真正蓋亦有由然者矣以川蜀之僻遠西充
之簡朴而得之豈不誠難乎哉然則名堂紀實比之於
陳氏之盛以附鄉邦故事亦惡乎不可也抑觀堯佐之
父省華雖未甚顯而封秩特隆史稱其家教嚴肅不以貴
富廢禮法今學士公方以文行嚮用無俟其子之貴而汝
礪輩又踵而成之使其策勵增益久而不懈以益致乎爵

秩封贈之盛寧不為茲堂之光也哉故不可以已於記

留耕軒記

少詹事兼學士新都楊君介夫嘗言其父留耕先生所居有軒焉乃其所取以自號者也先生蚤從父宦貴州有陟岵之變奉母大孺人間關歸其鄉貧不能具脩贄以從外傅惟舊藏周易一部手自披誦遂以取鄉舉居京師弟子數十人及舉進士授行人司正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專督學政其所造就蹶華要者甚衆而先生亟

致其事以去其教子亦以易學介夫之舉進士實先生諸子廷儀亦繼舉廷平廷宣又連舉於鄉一門科第之盛莫之或過比廷儀為兵部主事考最當封先生以品高例得進階給誥命命未給而介夫遷令秩復以兩宮尊號恩封公且從高者改給如其官則異數也方先生之就學固未嘗自必於顯庸盛大如今日而大孺人獨心期之以為祖父之澤留以遺後人者固在而先生式克成之又將以遺其子若孫此軒之所以名也凡祖

父之於子孫必有所遺徳則欲其修業則望其成自隂
啟豫養之餘以至於庭趨面命之際皆是也是雖不可
以隃度遐卜而實其身自為之譬之田焉秋之所穫即
其春之所耕者也經有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
穫史不云十歳種之以樹百歳来之以徳近世賦詠有
方寸留耕之説其亦本諸此乎楊氏之先積義累仁而
弗究於用於先生焉發之碩徳懿行力自植立内以教
其子而外以淑其諸生雖晚達早退而榮封顯錫駢臻

疊至可謂播而穫矣介夫當先生授徒時方及齔聆誦
讀聲即闇記若素業者入翰林博涉經史用以供講筵
史局之職敷衍明暢纂述精當才望揭揭在人耳目廷
儀亦表出郎署而來者尚未艾則先生所以為後遺也
又豈可以丈尺斗斛計哉世之不種而穫者殆有其人
然非天下之恒理君子所不謂聞先生之名亦可以勸
矣族祖雲陽先生嘗作方寸地說予讀而識之玆於先
生有感焉弘治乙丑先生壽七十介夫居禁密且有日

講之命不克躬奉觴斚請記名軒之義為先生壽適廷儀以奉使歸因函而致之以揭諸軒中其亦先生之意也夫

松巖記

夫松植物之壽者也魯論歎其後凋戴記稱其不易歴歲月經冰雪歷草木而孤存者其恒也然或不幸而生於通衢坦地不出為梁棟踞用則為人之所薪其獲保質完節終乎天年者亦鮮矣惟深山重巖之中人跡之

所不能及斤斧之所不得加其生焉者乃可以終其年而不夭視諸羣卉衆木或以月或以歲或倍焉或蓰焉而皆莫之及於是松之壽始見是物之壽者固存乎質亦未始不繫乎其地也歙地多巖谷其產宜松輪囷盤虬動數百年有可望而不可挹者孫封君有容顧而樂之曰吾將於是比德焉蓋自棄舉業以來一遊吳越再遊金陵興極志倦歸其鄉而不復出及其子忠顯爲大理評事獲沾錫典雖有名秩命服自處與韋布無異徜徉

容與於所謂松巖者因取以自號人之尊禮而不敢字者亦以是稱之予聞君敦孝彊義動多利濟傾困庾治橋道費數千百計其三世祖嘗以贄冒程姓程為歙望大夫士爭附託之而君命其子請復孫姓必遂乃已其知本務實不墮流俗尤人所難是宜其培積深厚饗有優裕膺壽考於方隆質其所自喻無愧也君既教忠顯舉進士累官右寺副守身效績足徵家訓仲子忠弼為郡庠生季子忠振及諸孫皆就學而君之壽猶足以待

之則所以培其身以及其後人者又可知也君壽躋七十誕辰在九月之末忠顯方奉命録刑兩浙期以竣事過家稱慶念禮部之試見知於予請記松巖之義以寓頌祝期且至走价京師俟於門者再閲月予弗能置也詩人祝壽者不云如松柏之茂請并以是致意云

懷麓堂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九 七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六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平陽城國朝洪武三年都督馮公某所建也歷百有餘年日益圮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公紳詢於布按二

司曰是不可不修也於是檄知府杜君忠領厥事通判王鐸身董治之會物為費計直受緡丈累尺積刻日而卒肇工於庚申之春迄辛酉之冬而成凡為城四面周袤二十里面各一門門各為樓一四隅樓亦各一而差小門又各為二廂共五十有六楹為鋪舍九十有六門之馬道八十有九丈城之上有垣為丈五百九十有六惟東一面則衛指揮張璿錢清所修而鐸之功實居其三皆因舊為新增甼為崇拓隘為闊土石山積畚鍤雲

布及其成而覩之嶄然而高截乎其方堅厚嚴縝卓為巨麗回視曩昔若未始有者而吏忘其勤民不知勞君子謂是役者役之善者也按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實堯之都晉地道記云堯城在焉說文括地志又稱陶丘濮州皆有堯城去古既遠未知孰是而平陽之說為近然戰守版築之事二典所不書而茅茨土階見諸傳記則雖宮闕有所不暇於城何有博物志以城為禹所作平成之後武衛之奮理或有之堯之地或以都邑故名之

曰城亦未可知也世殊勢異不得已於外攘設險守國之義至周大備散見於易詩春秋禮記之間者不絶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為國也論者乃謂在德不在險故城郭不修猶以為非國之災然則恃此以為治者亦末矣今天下藩府類多城郭而西北尤備平陽披山帶河背負關陝戎衛所在餽運所集城之制尤所不可闕為有司者遭際承平狃於無事坐視廢墜不加之意而顧以勞民為解或不能說以使民而以無益之事勞之其視

此豈不逺哉於此見廵撫之善令藩憲之美政良有司之各舉其職也且平陽之民舊稱勤儉服勞温恭克讓有堯之遺風推是以往富而教之則凡利用厚生之功親上死長之效將無不至不止乎守内攘外之具已惟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壊事事而舉時時而繼然後可以言治是役之難亦豈非後來者之責哉通判君以書來請紀歳月因具述其事如此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尼山在今兖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為五峯其中峯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歴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彦縉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廵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畫綜治

既精既密廓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啓聖王後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鄆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備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限别而為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竊惟天地之氣絪緼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

以常得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於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相為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藴結之深且久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遺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為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顔

氏之禱載諸史傳徵諸名字葢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歸復之比然因生遡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兹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為孔氏後者覩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

林墓而不得則又於兹山兹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聿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况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博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乎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實歸於令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為記以告後之莅兹土者

修建易州學記

易州學之敝久矣弘治戊午新安戴侯敏來知州事始
修建焉葢自下車以來觀於學之西南隅有道觀屹然
而峙勢若相掩乃起而歎曰吾不能而彼能之何心哉
會風雨大作廟之椽瓦益壞不可支監察御史陳君玉
提學畿郡以興教作人為已任檄諸有司嚴飭學舍侯
意益決又值歲旱重煩民力取官之羸財而不足於是
州之老長偕大夫士之家居者爭輦巨木助之肇工於
庚申春三月聚粟於學召窶民數百輩食而傭之趨者

踵接既而邊報沓至軍需甚亟侯應答之暇不忘茲役迨秋九月而成其為制則遷舊廟於學堂之左為楹數倍高廣稱之東西廡為間三十六戟門之為間三外為泮池旁翼以庖庫南為欞星門若堂若齋及講室饌舍射圃諸制皆因舊為新宏敞壯麗恒制所不及約其費若不貲而綜理規畫各中其會故不勞而事集其速且大如此也嗟乎孔子稱性近而習遠自非上智未有不成於習者其所謂習又有時與地之異必久而後成焉

易州在古爲慷慨悲歌之地歷漢及唐不過弓矢甲胄之區石晉以後羣雄遞興輾轉竊據而淪在邊徼旋亦失之我國朝地在甸服王化所先被漸涵浸漬百有餘年世仁之澤不止乎勝殘去殺而已故章縫衿佩之士誦詩書而服禮義者彬彬其盛習之善於此固可徵也顧法久則玩學久則荒提撕警厲以成其習者必資乎教而所謂教必以明倫復性爲本而誘掖導示之方禁治防過之制皆不可闕然非有地以施之則亦無所用

其力者茲役也獨非良有司施教變習之地哉士之生得其時又得其地又得良有司者起而治之其不力去汙染勉加修治求成其習復其性以為天下用則誰之責也世之為教者每患於學之不成為學者則諉於教之未至予於茲役益嘉有司之賢而不能不厚望於士也某某上京師介州人請予記於是乎書

楚觀樓記

武昌譙樓在楚王府後布政司前數十武黄鵠山之上

宋元以來故址尚在負陰面陽得地之勝國朝洪武初既建以藩議弗協未久而廢歷百餘年莫有復者弘治己未布政使徐公源朱公瓚謂鐘鼓無節則無以警衆出令乃請於今王國復其舊規制甚偉及徐公擢去今布政韓公鎬踵而成之撫按諸君實主其議知府某君某以下董其役會工命徒不亟不徐越三年辛酉某月而畢鼖鼓既設厥聲孔揚晨昏蚤暮之候出入作息之節若令於一人會於一庭凭闌而眺南則武昌諸山左

右環列藩府雄峙壓闉分布北則大江西來沃野長袤殿庭宫宇隱約於遥空遠漢間韓公乃名其樓曰楚觀落成而燕客有在坐者舉觴而問曰樓之作凡為鼓設也軍法以金鼓為耳旌旗為目彼鐘與鼓者皆耳之事也而以觀名無乃弗類乎公曰古之樓以譙名者取譙嶢之義以其高也後乃寘鐘鼓以為警備然其為制則非特尚耳而目之義存焉蓋耳目之所在必虚空洞徹四達不蔽而後能發使凡卑湫隘之區阨塞掩蔽之處

則雖鼖鼛鏜鞳日相尋而不絕其有聞焉者寡矣唐虞所謂明目達聰二者葢不可以偏廢故自漢京置鼓於樓以儆警盜賊之李崇宋之張希顔皆以善政載在國史唐之李磎韋慶復為樓著記詞場文苑亦侈言之逮令後世自京師以達於天下未有能廢焉者也且鼓之為器本樂之類也顧名同而用異用之樓者非直以節出入關內外所以號令政事皆於此乎助斯樓也固政之不可闕者乎今夫連山大江曠野空谷禽魚草樹風

雲月霧百几之形狀不出几席而得之目睫固荆楚之大觀也聲之發於此者必能超塵壒而出烟霄凡有耳者皆得之以為提撕振厲之地葢一舉而二義關焉若任耳而棄目非吾輩之所為計也客乃領之而去退而詢諸湖之人皆稱韓公為政勤外精内博觀而廣聽葢欲振一方之治以紓九重南顧之憂因指斯樓而謂曰此其一事也客上京師謂予亦湖人則以告予予舊與韓公同朝方喜其為父兄宗族之福因憶曩時經過而

未有見者壯公所為記所由始寓而歸之俾近者刻之堅珉寘之樓以告後來若布政按察諸公皆能賛相先後以成嘉績而撫按之風裁弃於是徵焉若府縣羣屬有事於斯役者彙而書之碑後

景州廟學重修記

監察御史陳君玉督學北畿檄諸郡縣以興教育才為事乃至廟學廨舍因不注意比為予道焉景州馭之賢而及其廟學之勝既而景州訓導率其諸生以公務上

京師出所為圖請紀其事於石葢景為河間要地舊有
學學有廟歳久敝陋存不過十二弘治丙辰馬君始知
是州圖新其故顧公帑匱竭無能為計養民畜財三年
而有成效曰可矣乃會材僦工拓地衆址構大成殿八楹
左右廡各二十有一楹前為戟門門之東為神厨神庫
為宰牲之所其楹各四西為致齋之所其楹八又前為
櫺星之門門東西為綽楔四又前為屏墻數丈以障行
者總之屋以間計者七十有四馬廟之東為學門轉而

西至殿之後為泮池池有橋橋之後為堂曰泮宮其楹四又後為明倫之堂又為後堂楹皆如殿之數而差小堂之左右為肄業之齋會饌之堂楹皆如泮堂後堂之左右為號舍楹各視廡之半環而南為東西倉楹皆如齋之一又以其後之隙地為廨宇視號舍之楹幾倍學之東隙為射圃圃有亭曰觀德之亭楹亦如齋而差廣屋以間計者一百一十有七焉夫自唐虞設官以教冑子而天下化之學校之法至周乃備其間羣聖人者皆

以其道為治為教治衰則教亦隨之羣聖之道至孔子而明故天下舉其道而歸之孔子凡所為學皆孔子之道也因其道而報本反始於是祭之義生焉道在萬世則萬世祀之天下之學者不得徧祀羣聖而得祀孔子以及於萬世者其教存焉耳故學之有廟雖不待於禁令而莫之敢闕豈非秉彜好德之心無以異哉且祭起於學而所謂祭者亦學之所有事故自觀乎萃聚以至於升降作止之節必學而後能由是而推之生三事一

之義則定省甘旨以事其親冠裳職位以事乎君者皆於此焉得而况養志循理之孝致命盡節之忠又其所恃以為本者乎孔子亦謂郊禘之禮可以治國蓋以此也若徒日誦月課以為功髙拱長揖以為禮則為學之末務後世之通弊豈獨於祭然哉而况并此而失之者哉方今聖天子謁廟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而天下之賢有司者皆勉承之不怠畿郡之地教澤之所深被如是州者宜有所感發振厲以成真才著實用不徒為

觀美之具於此也顧諸士子相與成之因次第其始末以為記

植本堂記

慈谿姚氏有堂曰植本堂葢自宋郡守嗣宗居越之雲樓四傳有曰榛者為鄉隱君子始遷慈谿構室於聯桂坊之右以居而斯堂作焉為是名者以示祖德垂世訓也又十有八傳而其堂猶存歷元至國朝前後閱百數十年而甲第簪紱之華不絶登斯堂而姚氏之文獻可

識也夫物以植名者必其本深而後末茂凡天下之植皆然矧人乎哉夫人本乎祖者又必植德樹業而後可傳父以傳之子子以傳之孫士有恒學農工商有定業各視其所植以有成為子孫者能保其所植而不廢葢亦鮮矣若越世出類不待植而自發者幾人哉姚氏以文學發於累代圖史之具絃誦之業自髫丱至於頒白少者壯壯者老其所研究而蘢習之者皆是物也用是取科第登官籍若灌而茂稼而穫然固子孫之盛且賢

而其始之植之者亦惡可忘哉故登斯堂而文獻之所自出者可遡而見也古者以堂構喻家國葢徵諸一再世之間已以為難況歷若干年而所謂堂者固存即其小可以徵其大然則姚氏之所當保者不獨斯堂而堂也亦其一也故以次第其世系官職及名堂之義為記

山行記

弘治癸亥冬十月予有事於申邸之園園在都城西五十里蘭山之麓丙申朏晨出郭沿官河北堤並西湖至

甕山圓靜寺憶昔所登晶菴者停肩輿緣石磴而上則有平甃新構屋前後櫛比層波遠樹平田曠野已不復見慨然感之乃遽去轉湖西入功德寺寺葢宣德間所建甚弘敞後殿尤極精麗殿柱及藏經筒皆錐金錐金者布金於地纍絲其上以錐畫之為人物花鳥狀若繪畫然又有刻絲觀音一軸縣於梁際刻絲者以絲刻為畫非繡非織別為一法殿後有毘盧閣閣兩簷八角高七八丈而已時予撍衍聖公孔聞韶知德閒予玆行乃

與偕南至玉泉亭宣廟所駐蹕處泉寒不可飲勺而訖之又至華嚴寺寺有洞五其下洞鑿為方室深可二三丈東壁有元耶律楚材詩刻尚存緣厓上數折徑僅容足約半里許至絶頂乃昔與楊都憲應寧所登有一僧結草為衣出洞揖客其西壁有予所題詩已為人滌去予笑曰吾詩固非紗籠中物也因憶予嘗數游實不知有上洞吾子兆先時為童從予游忽自上趨下云更有佳處自是始知之而今不可作矣然自傷者久之諸君

不識也旋降至下洞欲往香山日已昃知德輩還宿功
德予獨嚮西南可十五里歷重岡入杏子口至善應寺
宿焉丁酉擬登平坡山雨不絕僕隸皆畏莫敢進予決
策徑往出門而霽乘輿入雲霧左右顧澗水深不可測
數折始及寺寺乃元故刹宣德間修之改名圓通斬石
為址凡為殿五層最上有小殿極峻險前俯巨壑無涯
際僧言每日霽則見都城九門三殿皆隱隱可識真一
方奇觀予昔所未到蓋為羣議所尼為之一快寺距申

園不數里既竣事日復昃不可歸乃循翠微山而北求所謂香山者再失道抵暮始至則知徳輩已在若相迓然因共宿永安寺來青軒軒居山半俯瞰巖樹色青黄相雜僧曰山中授衣候惟視此耳戊戌徧覲寺宇中鑿石為磴數十級級僅容趾勢甚峻予憶嘗徑陟下且半進退不可幾若韓昌黎華山絶陘狀乃廵廊而上見其殿閣崇麗與平坡并峙出自北門緣厓二里許至洪光寺地益峻上有碑稱成化間太監鄭同所建凡費銀七

十萬兩因詢知香山為正統間太監范弘所建視此尤倍其費當益多然不可紀也降而東北十餘里由華嚴山後經諸公主園入金山口復過功德不入折而北西登妙應寺凭欄望湖水如圓靜舊址而空闊過之東北行二十餘里又北至靜虛觀登土山山可百步高四三丈有樹數百風簌簌有聲髮盡豎不可久駐亟降至畏吾村墓舍少憩而還比抵家日又晡矣噫漢之五陵唐之曲江皆神州名勝地詞人墨客動侈言之西山為本

朝勝概予實京塵顧限於官守不得時至自備員臺閣以來如茲遊者僅一見而已孤登獨眺固不若羣遊衆樂之為愜舞雩童冠非仕者所有事信宿之際為興已不齊則是行也誠不可以不紀詩五言十首彙録於後共為卷

重建福州府學孔子廟記

本朝孔子廟徧天下然不特設設必於學葢自國學以至於州縣皆然若隆替舉廢則存其人視其所為政而

莫有同者焉福州府學舊有廟在學宫之西洪武初改
僧寺為之制頗隘監察御史衛輝陳君玉來按其地既
廟謁帥師生環而瞻之曰是不可以不治乃謀於布按
下府若縣發公帑聚財物命工役伐木鑿石治鐵陶瓦
卜而將事殿以間計者增五之二廣以丈計者增十之
二崇增六之一廡為間各十有一闢而廣之遷其所謂
學舍者戟門櫺星門崇廣皆有加易神厨於泮宫門之
東其南為書樓以貯舊籍别置鄉賢名宦祠於戟門之

外以其地為庫貯俎豆金石諸器又纍甎為垣覆以瓦墁以赤埴表裏鉅細秋毫非故物也於是廡陛高聳周阿嚴峻髹采焕發蔚為偉觀凡用金以兩計為二千八百工以日計為二萬一千而時以月計者九自壬戌之七月至癸亥之四月朔之七日釋奠於先聖而告成焉教諭某某輩曰是不可以不紀乃具書遣使以請於予夫孔子之道在人心無遠近古今之間故自家國達於天下無所往而不可當其講道杏壇轍環天下從之者

大抵多鄒魯之士也然天下之人苟暴不至陽虎惡不至桓魋未始不傾心焉蓋閱二千年之久五服九州之遠非獨官署所在法制所當為凡有血氣有知覺具秉彝好德之心者皆然也顧其訓法在六經者或剽竊以為文辭或憑藉以取功名而所謂道若判不相涉則雖廟庭以為尊俎豆以為富徒以為具文觀美而止而亦何益哉且自科舉之法行士之用世者不能不假文辭以出然其所為用者舍是道其奚以哉閩自秦漢以來

未見史冊唐常衮為觀察始用文學教之乃有登名進士如歐陽詹之徒者嘗考詹之遺文與韓昌黎所為叙述則詹固以文辭為功名者而止爾及宋道學之說興若楊龜山李延平諸先生皆能推尊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發明之後之見於道學傳者甚衆至有海濱鄒魯之稱焉福古閩地為今藩會每鄉薦多至數十人縣是掇倫魁躋華要者後先相望仁者之謂仁智者之謂智隨所見而建功立業以是道用於天下者亦有矣聖天

子師尊孔道治必由之闕里之廟聿新舊制天下固有
徯志而從好者而大藩首學適值其時是非興學弘化
之幾乎陳君嚮道崇教志圖作人暨藩臬之所規畫郡
縣之所服役可謂善乎其職矣命工立石因特書之而
諸司百執事則備書於石之後

贈固原伯劉公世墓修建記

予每聞縉紳士夫談畿甸間塋墓莊墅之勝云盧溝樹
村有固原伯劉毅敏公墓尤為卓絕葢公之仲子錦衣

君武所修治者也其中為毅敏公諱玉及夫人某氏次左為公之長子都指揮同知諱文及淑人某氏次右為武之配某氏而虚其壙之半又次左為公季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斌而諸子及婦皆以次祔焉入其門為池為橋為綽楔其中為重門則有誥命諭祭之碑及神道之碑饗祭之堂培築堅厚締構閎壯而工製甚精雖尺木片石無朽缺弗稱者其東偏則為别墅為茂園長得其半廣得其三之一而封樹之事皆備遠而望之翁鬱蘢

嶻嵑為佳城周而觀之森聳明秀與甲第無異葢近時所鮮見者也武字廷弼年十八即幹蠱為養天順初以迎鑾功授錦衣正千户坐累觧官乃南游襄漢入雲貴東抵遼陽北歷大同宣府西至延安臨夏又南至建寧後居於淮揚往返動萬餘里皆應募輸金穀以濟邊需既踰六十始攜貲歸京師慨然曰吾半生遠涉川陸備嘗險艱者以圖養計也今父母既逝吾將復何為哉於是倘徉墓林日夕哀慕思所以用其情者盡於此乎致

之數年而後成愈久而益底其極焉夫聖人之論孝曰生則盡養沒則盡哀衾襚含斂之爲終萊犧俎簋之爲遠皆是也墓之事則兼終與遠之義而有之自墨氏之流以薄爲道其獘遂至於無親而後世有識者又以厚葬爲親累二者葢將取衷焉然制之所得爲與力之所可爲往往不能以皆備備矣而或爲少艾妻子所移易則亦有弗暇者於其所弗暇而諉曰葬不可厚亦名教之罪人也廷弼自謝官職以來其圖養未盡者日蓄月

積皆以為追遠之計是富而善用其財㢑家廕遵國式從所得為而力必自致是華而不過其制雖親之貴無待其顯揚親之壽不逮其奉事而其為孝亦可謂自盡耳矣且有堂焉以饗則儀物可陳有田焉以耕則粢盛可備即祭祀之事揆之以堂構播穫之義為劉氏子孫者可不思所以勿替之哉劉氏本磁州望族毅敏公累官至左都督贈固原伯豐功大爵實開厥家文為寧夏副總兵俄僉錦衣衛事宣力中外嘗有志修墓而未果

廷弼獨無所事事故得竟其所為而所以遺其後者亦遠矣工始於弘治乙卯畢於甲子既告成事廷弼念締造之艱慮其久而廢也屬翰林張吉士禬詮叙其始末請記於予將刻石墓前以示來裔予近識其人許其信義有不啻茲舉者因備書之而其世系履歴之詳載於碑誌者可互見云

羅氏興復磁龜舊業記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既興復磁龜舊業乃自叙其

事請記於予其略曰磁龜者有石蹲於溪心若龜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複嶺北阻芙蓉峰又北為臨川西阨連珠峰右西為宜黃南連軍都屬於南豐之境東則靈峰北迤中通一徑以達於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產多穀閒出為赭堊為石脂雲母為礦為蜂或孕而為珠故其民有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宋以來户至千四百樓觀相望絃誦之聲不絶元季燬於兵灌莽冢翳鬼嘯於木虎兕豺豕交於野過

者惻然傷之國朝永樂間吾祖耕隱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户招集逋徙吾父封編修公益勤安輯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販者游者日源源相續而舊基遺跡猶漫然莫之省也地既有名籍大夫士道吾地者去郡邑甚遠寄牘胥隸不可不為之所於是為館於衢之北曰駐騶其南曰寅賓堂室庖湢寢食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百十武折而西為御書樓樓之西二百武為聚奎橋橋之上為望遠樓樓之南為坊於門曰翰林者吾

先世之所居也登於斯樓則連珠諸峯之屬於芙蓉者
舉目而盡下極蒼翠為石嶺峽水東流其中舊鑿壁為
磴緣而為徑又跨峽為逍遥樓樓下為門西出為里之
委巷駐驂之西築土為堂隍上為迎暉樓當里之會其
東為觧元坊坊左右為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為市區區
之外為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坂之上為義倉為
圭峯書院又東二百武跨溪為龍門橋橋之上為屋十
七楹中為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武兩山復合於是為

迎恩亭亭之西迤於逍遥之東為門六皆跨於溪為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甃以甎石凡坊於樓皆塗以丹雘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者焉既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也而玘也繼為之玘也之子孫又繼為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衰衰而復至於盛者不可以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信天下及後世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遺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為之歎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

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故也與盡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一邑亦有關於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關於天下也固宜若磁龜所自為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礪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亦惡能善繼而肯構之其盛如此哉且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

為之輟翰蘇子瞻欲述錢塘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為之閣筆予何以加於景鳴哉然則景鳴之言雖謂其自信於天下可也羅氏之子孫覩今日之盛而思累世興復之勞且難者未必無感於斯焉因畧為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於所謂磁龜者

懷麓堂集卷六十七

懷麓堂集卷六十八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八

記

蜀山蘇公祠堂記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于兹山之麓於是易

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甞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于頰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蓋有所謂東坡書院者尋輒廢越七十年郡守晁子健擇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機因山為祠為之居守晁公武徐一夔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歸以告撫按暨府縣僉議

既協躬訪遺址悉為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十餘
畝為堂六楹肖公像其中寢稱之為左右二亭一刻公
楚頌帖及諸詩詞一刻興造之碑東西廡及門各四楹
廳館庖湢諸室為楹者以十數其外則甃石為周垣百
二十丈視州祠深廣畧稱而偉麗過之矣既乃用表忠
觀故事命道士居之咸奉祀焉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
者或原于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為得江山
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

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葢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歸其鄉卜居玆山託名以寄意頼之

山名曰峩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穎而魂氣之
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于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
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于天地間而況
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
雖不得與于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
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
者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
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嘗榜鄭邱為蜀

舍而朱俊民劉跋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
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公之約買田茲鄉而遷僊家難
竟莫之果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
請爲建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因用楚語作迎
送神辭其亦橘頌之遺意也夫其辭曰橘之樹兮如蓬
鬱青葱兮間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邦兮楚風橘之樹
兮如蓋𠂻芳鮮兮薦甘脆我公兮來歸神陟降兮如在
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昔植我兮構我望游魂

兮歸來公歸來兮怳不可以見渺惆悵兮悠哉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魚生不足兮没有餘公去此兮何居楚之調兮欷歔蜀之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聊為此兮踟躕生不為世所容兮没將恣其所如鑿余井而得泉兮又安窮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實待以薦公兮願少駐乎須臾

澹軒記

澹軒者湖廣寶慶知府致仕東莞王君克敬所自號也

君少從其舅訓導翟君慎學于豐城數歲歸其父處士府君遣就農事君重逆父命躬執耒耜往于田然非其志也既而從容請曰願卒業乃入縣學為諸生領廣東鄉薦越十有三年授廣西慶遠府同知府所屬州多夷地舊長吏至州州置酒致餽相悅樂弗得請輒生猜懼變且不測吏諉夷俗破崖岸因以為利人亦不之訶會東蘭那地二州相鬨按察檄君往鞫之州各遣人齎餽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庭見後不交一談州亦

斂戢不敢以宴請自是會飲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
建泉州府每旬稽戎籍貧而當遣者必為資送或誣相
告引則力為辯釋曰殘民以為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為
也間以賂請則又曰吾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汙而
於此壞之耶及知寶慶地產茶君性不嗜茶常貢外亦
不以餽人豪家巨賈倍息以病民者必為限制而已不
私焉在官二十餘年無絲竹狗馬之好服食器具悉屏
華美既謝事徜徉林壑間亦幾二十年非鄉社之約不

出也葢其所謂澹者如此故取以名軒鄉之人亦稱之謂澹軒先生而不敢字云澹之義葢取諸水水之澄而不滓流而不汙物之澹莫加焉人之心惟無所欲則常澹然以静自守貴富貧賤隨所處而不為變苟有所欲則簞食豆羮可以見于色而富於周公者猶附益之若弗給然其為累豈少哉夫其無累于心者非獨可以善其身雖措諸事業亦不為勢利所屈撓隨所得為皆足以用于天下苟合氣於漠寂寞無為如莊子與泊相

遺頽敗委靡散漫不可收拾如釋氏亦何取乎澹而為之也君之為郡禁姦抑暴謹權平價皆盡心力行之其所為澹固其所自處爾故其斂而藏之也吾之所有者固存而物不與焉是豈非君子之道也哉且君以其身教于其家故其子縝為工科都給事中文學論議表見于世而持身儉静有家法其得乎澹之義者為多以縝為予禮部所舉又奉詔受學于翰林之署俾請予記其所為軒者曰予獨嗜古文而西涯之文則尤嗜者也

顧末之得耳續代吿南海將歸省于家則爲之記俾持以壽君時君之年七十有一矣正德丙寅二月朔日記

東湖書屋記

東湖書屋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艾君德潤之所居也湖在南昌城中周袤十餘里衆水所匯下通于江每春夏之交天宇澄霽鏡光無塵一碧千頃而或清漣細浪含風而浴日乃有禽魚下上倒景交映游萍蕩漾植荷駢列景象百出雜然而前陳探之而不可窮民居官舍

緇黄之棲隨所據有各得其勝而漢徐孺子亭在其西南隱然可望焉德潤少在郡庠時嘗擇亢爽之地構屋數楹儲書數千卷種竹數百竿啓扉而眺則一湖之勝舉在目睫棹舫而行則歴覽旁挹無所往而不適因取以名其居且自號云古之地以人勝而人亦或藉地以名其相顯晦相輕重不可以槩論按郡志云豫章東湖猶錢塘西湖皆一郡之勝也西湖古未有名自白樂天始表見于世至蘇子瞻乃益顯其在潁州者亦以蘇及

歐陽永叔而名東湖益孺子所居之地而不以名張九齡李紳輩始為賦咏亦未有獨擅其名者向巨原構臨湖閣非洪景盧為之記世鮮知之然則其輕重顯晦託于文章者又如此初德潤之名具居益以為藏修游息之地而未顯也及登科踐省歷卿寺以入憲臺內掌武官銓籍共天子羞膳外撫畿甸會財賦之出納茲方訓兵詰武除寇孽于江海之際夙夜勤勵二十餘年無暇乎所謂居與游者顧其勲績所著名必隨之安知天下

之人不指其名而稱之如其所自號者予東湖之名將自此顯矣德潤之南巡也以其事告予請記書屋其子壻周憲副季鳳以予禮部所舉士故為速予請舉景盧故事而予非其人其為輕重未可知也嘗聞李侍郎若虚居東湖據山水之勝與德潤同郡而異邑謂其居近在湖側若不以相孫者予未暇深考意古稱郡望同姓以之況號以地舉不繫于公籍宜有無嫌于同者試因以諗之若屠都憲元勲亦有是號屠世居嘉興其所謂

湖者殆頗西之比也天下之湖以東名者尚止此乎亦各顯其人而已矣作艾氏東湖書屋記

寧山新阡記

無錫東南一舍許為寧山新阡左塘莊右沈瀆有水環其四周其土脈蜿蜒自西北來數里而茲山出焉葢鄒氏修靜處士兄弟負土而成為之嘉名以葬其親者也封之穹然而高築之確然而堅中為饗祭之堂其崇踰二丈翼之以碑表之亭其他若止宿之室庖湢之所重

門縩垣各稱其度而亦無苟焉者役以日計者萬費以緡計者千舉事備物既成而後葬故謂之新阡云爾昔謝安石築土金陵以象東山是以舊名繫新地司空圖謂其所居曰休休谷是以舊地易新名其事雖殊而義各有攸在也山以寧名者葢取諸存順沒寧之義非獨以自寧其身又將以寧其親而定省告面之義亦於是乎在其地與名皆非因乎舊而為之者也按鄒氏居泰伯為名鄉祖忠公為望族四百年來世墓聯列多至不

可數其間有宋元碑表者則名字可指識居人過客竦瞻而佇慕樵童牧豎不敢邇而窺焉其不然者丘隴夷為原隰松柏變為荆榛雖其子孫或不能識故其俗尚相傳襲茍不託諸文字則雖棺斂之華美封築之堅厚亦闕然若未始葬者然則玆阡之制不可以不記也予知世恩久且厚因重違其請而記之

重恩堂記

武進殷君重甫既以嚴州通守致政歸時已有台州貳

守之命重甫雖不復赴官而已進秩階當為奉議大夫乃具五品服望闕謝今天子登極詔以理致仕者進階一級重甫不敢當而郡守縣令皆來致命於是具秩又增階當為朝列大夫復具四品服望闕謝退而告諸家祠名其所居之堂曰重恩彰上賜也進秩之恩朝廷所以最功績也未三考而沾不可謂之不蚤進階之恩朝廷所以奬恬退也既再命而預不可謂之不厚而重甫乃並得之說者歸之虧盈消長之間似也然亦有道焉

重甫之在官也清慎自律至以家食繼官餼惴惴乎惟人尤官謗是懼其歸田也持志遠利非公事禮際不及于郡縣之庭愈久而不自失焉滄浪有濯纓之歌箕潁有高蹈之勢雖欲强之有不可得而强者今日之命非重甫之宜而誰宜乎抑重甫有弟一人子三人堂構之承繼田畝之疆畞先義官公之業方隆而未艾使其居官就職雖榮且貴然有民社之憂而無天倫之樂校其得失豈不大相遠哉吾於今日之事見之矣重甫之大母

與吾大母爲兄弟而重甫吾兄也湖南之行嘗過其舊宅獲拜其先公時斯堂尚未建忽忽三十六年吾年已踰六十而重甫長三歲兹喜其宦成身退而名益榮因記其事寓而書其堂之壁則正德丁卯閏正月八日也

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温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蓋自東晋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負華蓋山勝蓋一郡歷代之人才弗絶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不常正德

紀元丙寅姑蘇王君獻臣來知縣事蒞學之始見孔子
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怪而問焉有能道永
嘉故事者曰院址實儒宮舊地於是徙道院于其華觀
之南復地若干武院之西北亦久為某據聞新令之政
亦欣然來歸又復地若干武山若干丈殿之北西又買
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廓政亦寖舉欲即院址背山面
殿為峻閣以為藏書之所如古所謂尊經閣者顧財力
方絀猶豫久不決縣人好義者皆相與相成之為重簷

飛甍畫棟疏牖下軼塵坌上薄霄漢超出雲雨俯視江海盡一郡之勝積書數千卷庋置其中以資講誦博聞見非徒為登臨眺望之具也閣既成乃標以令名教諭率諸生而前曰命名之義何居王君曰是取諸列宿所謂文章之府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則有不能知者於是有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力焉有

復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士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茲地之失固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乎物之在外者且然而況於道乎夫苟不知所以復之則所謂老氏者鄰居而襍處非惟不相為謀抑或有誘而去之者聖人之徒縱未能距而攘之而恐為其所誘耶今游斯學者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説之粗極于體驗充擴之大以成文明之治俾功業昭于一時名譽著

于無窮者益自昔有之而自今其未艾且益盛也皆再拜曰敢不於吾侯之言是圖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仕以名進士其爲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末職以薦拔今官其所爲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師請于予予于禮部之試得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爲之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必命題名于國子監制也乃弘治乙

丑春三月會試旣我孝宗敬皇帝親策禮部所選士賜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葢自庚戌以後至是凡六策士未幾而龍馭上賔天下臣民銜哀負痛儀節文字之間有不遑備及者今上皇帝嗣大歴服更化定治之餘諸司百執事修廢補缺如恐弗逮而題名之制行焉臣東陽昔預讀卷之列當紀其事以傳職也臣惟求賢之法古非一途自有科目以來惟進士爲重而其典亦最優葢士出于閭閻草野之下而入于學校籍于

有司則其名紀于簿札月有稽歲有冣以異乎所謂凡
民者及其試于鄉有司録之試于京師禮部録之試于
廷又録之則皆鋟梓摹本家傳而代布其事加久若國
監之題則以天下英才類聚業習之地示之規矱導之
軌轍俾有所接乎耳目而感之乎心於是又刻諸金石
為不朽計此其為事又加久且引於無窮矣夫題名之
説唐已有之然猶出于好事者所自為曁乎後代始令
自朝廷託之金石今國監因元舊址已越百五十年遺

碑斷刻猶有存者于以見求賢之典凡有國者所不能
廢仰惟太祖高皇帝創制立法具在南雍太宗文皇帝
建都定鼎又越三十餘科而獨備于此碑刻羅列後先
輝映其間若公卿輔弼佐理弘化樹豐功著偉績以貽
一代文明之治者實多其人人皆指而名之曰某科也
而得某士也今之登是科者尚思先皇帝敷求簡擢之
恩今天子布列任使之命受職膺事隨所得為各務自
盡以酬其所自言者庶幾追古先哲無愧于前人其無

使人指而名之曰某人也而玷其科也夫名以科第爵位言則為榮稱以才行勲業言則為善譽善者可傳而榮非可恃以久故晉穆叔論不朽必曰德與功言孔子疾不稱不畏無聞者非榮之謂也朝廷能與人以榮而不能必其皆善是則存乎其人焉登斯名者思可以不勉臣謹記

畱福堂記

大理卿張君大經持畱福堂記一軸視予葢永樂間禮

部尚書鄭公賜所著以遺其大父者也張氏在勝國時世家寧國之宣城有隱德鄉人賴之恒頗其世饗貴富處士原甫生四子曄暭昳晞皆通書史尚信義入國朝洪武間曄為地官郎改刑曹累官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是為大理君之大父暭從太宗文皇帝靖内難官至武畧將軍靖海衛千户後改富峪衛參政公嘗以其伯仲並顯為先世積德之報在刑曹時取昔人語以畱福扁官署之堂此記之所以作也參政公亦四子長善次輔

號逸庵是爲君父嘗諭大理君曰汝祖爲刑官不事苛
刻官不甚顯宜有後報而吾弗克當汝其勉之君痛自
感激攻苦力學舉成化癸卯鄉薦甲辰進士第知鹽山
縣以最績被徵爲監察御史歴光禄少卿右通政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至今官封至三代於是參政逸庵皆贈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而張氏始大顯如鄉人言於戲善
惡存乎人而福與禍係乎天易書詩所謂福者不一而
足蓋未嘗不本諸善善之於福殆理之所必得而非有

所爲而爲也畱福之訛出於後世謂以有餘不盡者還之造化則近于有爲而然然質之詩曰自求多福求之云者豈乘時射利之爲乎亦要諸理焉耳矣記稱處士公之訓參政曰汝爲法曹能直人即直我也若枉人即枉我也夫古人云一民饑由己饑之一民寒由己寒之以身體物亦既切矣而又以身喻諸其子豈有子而不愛其親者乎使其推愛親之心以及乎民則所以喻之者尤切矣亦何必身自爲之之爲慊哉大理自爲縣以

至持天下之平愼守勤服按律執法惴惴焉若弗稱是懼予每於章奏間見之校之徇權勢望風旨而無所顧卹者亦異矣則今日之福固先世之訓之所畱而徒以福云哉大理君名綸大經字也因以其請為畱福堂後記

修建廣平府廟學記

廣平府學建于元至正二年入我國朝改路為府置官建學屢壞屢葺比益加圮正德丁卯知府某議修之會

其費當三千緡未果輒去張君維新繼之榱桷畧具陳君威又繼去益閱三歲歷四守而功弗就緒戊午之春張君潛來知府事睹而歎曰作舍不成且不可況事之大者乎乃請于巡撫都御史蕭公翀巡按御史李君嵩王君潤皆應曰如議退則鳩工聚徒庀材物備稟餼而後從事閱月而廟成為大成殿八楹高五丈七尺廣九丈八尺規制甚偉門廡皆畧稱又閱月而學成為明倫堂為齋為廨為號舍皆因舊為新而增置講堂射圃及

庖湢之類無弗備者校初會之費不及其半而民不告勞官事不廢師儒之講授於斯游歌於斯登降祼獻於斯者皆爲之改視易聽按部之使經行之士夫嘗一再至者不圖其盛之至於斯也予聞而嘉之因爲之說曰聖人之道原於人心之同慮其不能以皆同也則爲之教顧性道之妙非可得而聞者故其爲教不容以不詳講習撰述程課條格之類皆教之所有事至於祭祀之禮則出于報本追遠之義心之同然而亦道之一事也

有國與家者必立廟創居室者必先祠堂入學者必舍菜於先師師之於親一也然則學必有廟自昔已然而以祭為教者亦惡可徒有其誠而無瞻企對越之地哉潛在禮部嘗奉使闕里時廟像新設躬睹其所為盛今職有民社而學與祭又其所得為者其用心於是固宜或乃謂畿甸之地方有事兵革此非急務抑不知古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矧其事既有緒而又處之各得其宜亦何靳而不為哉教授某以潛受學於予上京師請

紀成績灝亦通字學手自書刻樹于學宫以俟後之君
子予復繫之以詩曰聖道在人靡間今古晋天之下萬
世是土聖靈在天日月代明人皆仰之萬世猶生學有
條教繇外及内匪利與名惟道所在祭有二義惟本與
文無感弗通有誠則神人皆有心士必希聖彼斆學者
孰敢弗敬夙興夕惕有行必躬春薦秋祠孰敢弗恭賁
宫嚴嚴衿佩規矩殿庭巍巍羽籥容與性道其精文章
其粗有師曁儒惟聖之模神州在畿王化伊邇功在郡

侯書者大史

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曾祖考贈少傅府君曁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誥命二首東陽當今上登極時以從龍恩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未幾以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恩詔給誥命葢不待考績而得異數也府君在國朝洪武初以兵籍隸燕山右護衛挈先祖少傅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其地巳入北安

門之內則移于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
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師先祖生二子先考及叔皆不逮
府君聞吾祖言府君質直簡默不事侈靡始居北方風
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幾而卒夫人值歉歲大病疫幾
死者數矣間以諭東陽時幼稚不能悉記惟其勤苦累
積之狀可以想見閱三世百有餘年乃得以官職貤封
賜一命而躋于極品予小子曷克臻兹惟我祖之善式
克貽其後而還以自致云爾越既修墓封及累代謹録

語詞刻之貞石以彰君賜揚祖德掛漏之咎有所不敢避云

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祖考贈少傅府君暨祖妣贈一品夫人陳氏誥命四首蓋自東陽為禮部侍郎已贈及二代及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以恩詔再贈焉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未及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以兩宮尊號恩又贈焉修墓之日乃構兩亭翼饗

堂左右其左則刻後二次所給誥而侍郎誥則不及録

嗚呼吾祖生于郴州郴州去茶陵三百里而遠茶陵兵多養成意者曾祖府君以戍故居郴説者又傳扗上時生于途而郴非道所經地未知孰是吾祖入京師稍長即代父役靖難之師實在行伍以功當禄椽史索米三斗當得官時大饑米斗千錢府君曰官豈可賂得竟弗予止得小旗調金吾左衛以藝簡入内局直宿輦轂下每以新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則謝曰我賤者雖功

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僞封肉療母夜禱于神以刀寘盌上鏗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或以問焉弗答也遷居海子之西涯坐賈爲養不需厚息息日滋則以賙貧者囊無留資性不嗜殺雖蟣蝨之類必縱使得所東陽之少也寔鍾愛之謂吾父贈少傅府君曰天不我負後頗克自立有賀者吾父輒泣曰吾考之慶也祖妣本王氏從舅氏之姓曰陳常之武進人從父上京師禮配吾祖簡默寡言笑躬勤女事家舊藏

祖像布褐服有補綴處皆祖妣手所紉製其儉如此嗚呼孰謂數十年之久乃得封錫之命以為身後榮九原有知其亦有以少慰也夫

先考贈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

右先考贈少傅愬庵府君暨先妣贈一品夫人劉氏繼母封一品太夫人麻氏誥命共六首今刻石于饗堂之右與祖考妣誥命正相值而始封翰林院編修誥封侍講學士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誥不能悉載也嗚

呼吾考妣之純德餘慶乃至此極哉先考為人誠樸坦易言若不能出口父疾累歲日侍牀褥至親捧溺器母嘗病肺嘔血亟跪而吸之皆族黨所親見偕吾叔處怡怡終日雖濁醪蔬菜必與共醉贅張氏姊育其寡孤出而復入者三十餘年工書及詩每見東陽書輒不當意曰書自有法寧可以私意矯揉為之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兩屬所親告先考先考辭之其人曰不猶愈於貧乎先考怒曰吾父子寧窮死豈可為不義

辱比考南畿例有供張先考曰慎勿納且酒雖吾所愛
亦不可挈獨不聞薏苡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嘗雪
夜歸自外不忍斥責遣孫兆先致一絕云朔風凛凛雪
漫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
夫寒東陽自是歸不敢到夜戒之終身學士之封具朱
衣請見客輒麾之曰吾不慣此燕後忽得寒疾時值廟
齋東陽歸視湯藥趣赴院曰邏令方急毋以我故犯法
其恭慎至此不亂如此先妣出東安武弁歸先考時年

已踰二十力服勤苦有酒肉供饋外必儲為客具族黨外内稱為賢淑同然一辭女婦暴厲者或從而化老子長孫相傳至於今道之不衰嗚呼以吾父之徳藝不能售其身而生封之再命没贈至一品要諸始終造物者可謂無負而東陽罪咎深重不自殞滅十齡而失恃四十而失怙今年踰六十徼冒光寵而不能以一日為養其何以自立于天地間哉自今未死之年猶冀延一綫之緒以承祀事然是則存乎天惟盡吾力之所得為者

致存追遠述德紀行傳之不朽謹以君命先焉而附及
其私云嗚呼痛哉

懷麓堂集卷六十八